

太平天國革命目錄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	一
第一節 捐稅之苛繁官僚之貪污	一
第二節 天災兵禍的頻興	一〇
第三節 人口過剩	二二
第四節 地主集中和農民經濟之破產	二六
第五節 社會經濟已發展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	三二
第六節 反對滿族的民族壓迫	四〇
第七節 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擴大和深入	四四
第八節 鴉片戰敗之影響	四五
第二章 太平天國革命之前聲	五七——八五

第一節 白蓮教之騷動和竇陳兵變	五八
第二節 海盜的猖獗	六五
第三節 天理教的暴動	七〇
第四節 太平天國革命前夜的農民鬥爭	七九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的興起和衰敗	八七——三四
第一節 上帝會組織的發生	八八
第二節 太平軍震蕩全國	九五
第三節 太平天國革命中太平軍外的其他支流	一〇三
第四節 太平天國的失敗	一一七
第四章 兩個營壘中的階級分析	一二五——一七三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力量中的階級成份	一一六
第二節 反太平天國革命力量中的階級成份	一五二

第五章 太平天國政策的各方面 一七五—三三九

第一節 土地政策	一七五
第二節 軍事共產制度	一八一
第三節 商業政策	一九〇
第四節 工業政策	一九六
第五節 捐稅徵收政策	一九八
第六節 民族主義	二〇四
第七節 宗教問題	二一
第八節 其他	二二〇

第六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 二四一—二七一

第一節 沒有中堅有力的領導階級	二四一
第二節 沒有密切的聯繫全國革命力量	二四四

第三節 在革命擴大中沒有求其深入………	二四七
第四節 沒有急速的顛覆反革命的中心勢力………	二五一
第五節 革命領袖份子之腐化………	二五五
第六節 革命高漲時革命隊伍中之內訌………	二五九
第七節 帝國主義幫助地主和商人向革命進攻………	二六一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自廣西金田發動後，歷經十六年之劇烈鬥爭，不獨掀動中國全部革命高潮，幾致推翻清政府的統制，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並且波浪所及，使遠在西歐的帝國主義，都為震動，在英國之國會中，當時竟成為一討論之重要問題，並用很大的力量，來摧殘此革命運動。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後雖為帝國主義者，及地主，豪紳，商業資產階級，貴族官僚聯合所摧殘下去；但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教訓非常重大。對於辛亥革命，『五卅』及一九二六年之革命高潮，皆有重大影響，尤其對於中國目前不斷爆發的農村鬥爭，更給以非常重大的經驗和教訓。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的，在經濟政治上，有許多造成這革命的條件，所醞釀結合而形成的。故我們要研究這革命，首先要研究這革命運動所發生的原因。

第一節 捐稅之苛繁，官僚之貪汚

清代咸豐前道光乾隆嘉慶雍正等年代捐稅的增加，尤其官僚的貪污敲撻，使人民生計一天天的更

加困難。嚴重的壓迫，艱難的生活，逼起乾隆嘉慶道光各地不斷烽起的暴動，以至釀成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我們要知道清代此時捐稅的增加，先就不能不大概的知道清代此時財政的破產。雍正時，國庫貯藏，至七八千萬兩，國庫的豐富，是最隆盛的時候。到乾隆時，連年用兵，征服金川新疆緬甸安南台灣西藏，所用軍費在一萬二千萬兩以上。南遊江南六次，在政府中正式開支的消費達二千餘萬兩。其餘西幸五台五次，至山東祭聖廟五次，西巡中州及近畿四次，所消費的財力，亦定不少。增加兵額，每年餉銀增加三百餘萬兩——以前每年二百餘萬兩。到以後王倫在清臨暴動，甘肅的回民暴起，雲貴的苗民暴起，白蓮教的大暴動，一方面是人民爲生計所迫，起而作亂，一方面更使清政府經濟更爲破產。至道光時，回疆之亂起，湖粵猺民之變作，尤其是鴉片戰爭，不獨損失很多的兵費，並且又新負二千一百萬元的巨大賠款，如是政府經濟的破產，達到了極點；『官出於民』，這些重大的負擔，自然完全從苛捐重斂，取諸人民。如鹽稅之增加，順治時，全年的收入不過五六十萬兩，至乾隆十八年，增加至七百零一萬四千九百餘兩，數目增加至十倍以上。乾隆四十一年，粵海海關，收入四十餘萬，五十九年，增至一百一十七萬，增至三倍，雖美其名曰盈餘，實際上正是關稅劇烈的增加。火耗歸公，其名是在田賦中正式增加百分之一，其實當將各地征取的，每兩有至四五錢的，至少都在四五分以上。漕折擾民，更使農民感發痛苦。耗費增收，於正兌米一担外，增加三斗五升。改兌米一担，

增一斗七升，或四斗。南方的價，又豈另加米五升至二斗三升，作隨船杠子。由米折銀時，每每超過當時實在的米價二倍至一倍，增加半條，又在田賦中增加人民的負擔。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更紛起自立機關，徵收落地稅，其剝削的利害，從下一段清代通史中，就可梗見。

……當時雖莫其名，皆允地方留用，實則不過飽負吏之叢聚，非善政也。且落地稅無專法，附於關稅則例，地方臨時酌收，無收地，無定額，甚其流弊所及，即屬箕帚新灰魚蝦疏矣之微，亦一率在課稅之例。且販於東市，既已納稅，貨於西市，又復重徵……

在此地我還要補為說明的，我們看清代此時數字的統計，不能用現在的日光。那時物價的低落，銀量的短少，比現時實有天壤之懸隔。如當時鹽價只二文半至二十八文；米每擔價八九分。更可見的，當時清政府全年的收入，康熙時只二千餘萬兩，乾隆時三千餘萬兩，嘉慶道光皆三千八九百餘萬兩，——現在廣東每月收入可在九百萬元——就也可見當時鹽稅增加六百餘萬兩，前節所說的廣東商人所借外債三百八十萬一千零七十七先令之數目在當時是不小的。

當時官吏的貪汙，敲搾苛索，壓迫人民，使許多人民流離失所，流為盜匪，或拿起暴動。嘉慶時，和坤家產沒收，竟至有八萬萬兩銀之巨，超過政府收入二十年以上，在這種巨量血汗敲搾之下，將不知有多少人民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轉死溝壑呵！就是直隸司庫司書小吏，舞弊貪汙，動藉數十

萬。嘉慶時，司庫司書王麗南，共虛收二十四州縣地糧正耗雜稅等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十四年，發覺戶部書吏王書常等舞弊十四次，數目不下千萬兩。此在當時所已發現的已是如此的可驚。我想當時一定在在皆是，互相賄賂，上下其手，其未被發現，詳細載在史書的，當不下千百倍了。如清代通史中一段說：

『……州縣舞弊，不過數萬，省司則至數十萬，部府則至千百萬，此不過書吏耳，而堂官大吏，又從可知已。』

這種種舞弊的結果，一方面使國庫空虛，更增加政府正式捐稅的削剝，加捐加稅。一方面因舞弊而致庫藏空虛，恐發洩得罪，而各地官吏書使，必更加緊設法加重對人民之剝削，以求補救。故當時人民血汗的生產品，除政府歷年增加的正式苛捐繁稅外，使人民受着不可堪的剝削痛苦，官僚胥吏的敲撻貪贊，狡殘百出，黑幕重重，更使他們遭蒙兇殘而不可勝的痛苦，『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鄉裏人不淮城（指設官府的城市），城裏餓死人。』這許多普遍通行的俗諺，都是說明官吏對於人民之剝削的最痛切語。當乾隆嘉慶時，政府雖也會極力整頓吏風，前後誅大吏重官，在一百人以上。甘肅藩司王亶望王廷贊侵糧冒賑一案，有重要關係的，自道府以至州縣，共七十餘人，判死刑的三十人，而朝諭尤謂不爲已甚。由此遂可見當時吏胥貪污之盛，而發生不

斷的貪污大案。乾隆五十四年，內閣學士尹北圖奏稱：

『……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經過各省地方，體察官司賢否，商民半皆蹙額歎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

正是當時一個短的寫真。清代軼聞中載：

『……乾隆辛丑歲，河決陽橋，公奉令往塞決口。時奔流數百丈，埽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留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微服行，見薪車千百輛環列河干……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

清代通史，中有一段說：

『……河工之濫費，與漕運鹽餉俱爲舞弊之淵藪。（乾隆三十三年，查兩淮鹽商交納餘息銀兩，共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本歸公。高恆任內，查出侵吞商人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河工每年靡帑數百萬，只以供官吏之揮霍而已……南河修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任官吏之揮霍。一時飲食車馬，衣服玩好，莫不逞奇鬥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能及者……某河督宴客，豚肉一盤，須斃五十餘豚，取其背肉一鬱，餘悉棄之。食駢峯則一席需三四駢，鵝掌猴腦，亦務取精華。即豆腐一盤，製法亦有數十種，且須於數月前購集材料，選

派工人，統非數百金不辦。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恆歷三晝夜不能畢。故客至酒闌人倦，往往引去，未有終席者。各廳道自元旦至除夕，非大忌日，無日不演劇。每署幕客數十百人……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敘，逾旬月必饋燕席……有一人得派往工次三五日者，同人爭羨，以爲至榮。其歸也，主人必有酬勞，百金至數百金不等……新翰林攜朝臣一紙書謁河督，河督為之一驟，萬金可嗟咄致。舉人拔貢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也……』

又章學成上執政言時務書：

『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于嘉慶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安，惟事婪賊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兆萬不交注矢，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部庫代支，州縣隨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意習氣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于蠹蠶餽同。屬吏迎合，其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藉著者，詢于舊治可知。而奸嫗鉅魁，如東南戶漕，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脣肥豕，亦必可知。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于廷臣可知，聖主神明洞鑒，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蓋爲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莫罪浮于川陝教匪，駢誣未足寧敵！』

又劉容致某官書：

『今天下之吏亦衆矣，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脅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國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記誦詞章，而不必有德行道義之實。其職之也，以科條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愛之施。其課之也，以錢穀刑名，而不必有撫字教化之效。是因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雜以捐納之途，是驅之使責償于民，而肆其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條例之煩，是借之使挾以爲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責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斂怨于下，而快其谿壑之欲也。是以才者卽盡其所欲爲，而不顧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聽猾胥之所欲爲，而因以便其私計。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屬，不名一藝，而坐食于州縣之間者以千計。而各家之中，不耕織而享鮮美者，不下萬焉。鄉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與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爲課績之重輕，而黜陟之興亂。今之小吏以貨賄之盈虛，決訟事之曲直，而刑賞之權乘。州縣之中，稍有絕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無望夫官階之轉，而參劾且隨之。而貪汚者流，旣以肥身家，樂妻子，而升擢之榮歲且數至。彼此相形，利害懸絕，彼廉吏者，名旣無成，利亦弗就，而獨舍天下之所甚利，犯當時之所甚忌，此豈其情也哉？宜乎競通私賄，煽起貪風。雖或負初心，虧素守，然猶每顧而不悔者也。』

如魏原聖武記云：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而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朝廷珍念民難，每站夫馬倍給餉價，然多供有司侵潤，未必寬差徭以實惠也。其見於趙氏翼簷曝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役徭，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令皆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賦，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者。』

又洪亮吉所著的征邪教疏中說：

『……蓋今日州縣之罪有之：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食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府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府，甚至督府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賴踏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只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

太平天國外紀：

『支那政府之機械，吾人罕有知者……今日之支那政府，則以苛求勒索爲常事。官吏俸給之

小，令人聞之咋舌……則官吏如何生活乎，惟有勒索賄賂為生活耳……』

這種貪污賄賂，更使一般農民在這種搾取敲索中，破產流離，變成一個極悲慘殘酷的世界。真是『有的田連阡陌，有的貧無立錐』。貪官污吏地主商人一餐之費，竟達數十中家之產。一次苛索賄賂，將破蕩半民數十家或數百家之產，『奉獸良人』，還那裏有這樣悲慘的世界！？

嘯亭雜錄云：

『……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奢次異常，輿夫皆着毳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常操演士卒，有司某負銀五萬兩，揮散士卒，略無吝色……』

買賣官爵——道光四年，收捐監銀共千萬兩以上——結果是更增加貪污的風氣。當時一般人心中，發財的出路是在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財。損買官爵的計算，完全是預備現在投入好多資本，於得官時，再設法幾十倍或幾百倍的收回。如一八六一年支那之友的支那政府之腐敗一文中所載：

『……政府曰：來！張三李四，中舉人，中進士，奉獻爾金錢，吾與爾官爵。舉人進士一得官，則剝削聚斂；金多矣，再求升官；官升矣，再事剝削。官無大小，皆以是為生活。總督之下為巡撫，其俸給約五十金鎊，而歲入約四千三百三十二鎊。督撫均有生殺之權。足不能行百步，出則侍衛數百人，入則姬妾數十八，終日無所事事，而屬其事於屬吏。所謂政治，如是而已。』

在這種貪污腐敗政治之下，如是一般人民的血汗，一天天的被這般貪官污吏敲搾吸收殆盡了呵！故以後在太平天國前所起的各次暴動，主要的口號，是官逼民變。

一般民衆，在這種種捐稅苛徵，官僚敲搾，地主的剝削之下，致中國人數中佔最大多數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一天天的破產，一天天更利害的爲飢寒所迫，除卻爲盜爲匪，或在不可受的壓迫痛苦中羣起暴動，以反抗這殘酷的壓迫力量，還可有什麼辦法？還可有什麼出路呢！？

第一節 天災兵禍的頻興

當時中國農民，既遭政府官僚豪紳地主商人之剝削，而天災水旱，更使一般農民墮於貧乏飢餓的深潭中。農民因平時受了兇惡的政府官僚豪紳地主商人殘酷的剝削，擰持着一日的溫飽已是費了所有的力量，那有餘力儲蓄，以防飢年。因政府的腐敗，官僚的貪污，修堤濬河，正是官吏發財的大好機會，修濬鉅款，大半肥充貪囊，以少數的來敷衍工程，致工未完而已潰汎；不獨不知培植森林，力行各種防旱事業，並且在政府官僚豪紳地主商人等兇極惡的剝取之下，農民自己亦無力建立防止水旱各種工程。以致河流的擁塞，堤上的弊壞，溝渠的失修，森林的毀伐，更促加了水旱之禍患。每一次災禍的到來，農民既沒有力量以防禦這兇殘可怕的怪獸。而一般貪官污吏，或隱匿不報，反向一無所

有，死在旦夕的一般飢民，追索糧賦。嘉慶六年二月北京大水，永定桑乾兩河都溢，而直隸總督美成反隱匿不報，其他的地方，便可想而知了。或者報後，侵吞賑款；或者政府雖已免田賦，而官吏仍極力追索，以肥私囊。地主豪紳商人，反乘此機會，放高利貸，以更實施他們殘酷的奪取。或以賤價販賣，或在討債時強奪青年子女婦人，轉賣到另外的地方，替人家做奴隸婢妾。年老的則餓死於道路。這是逼迫和摧壓到一般農民，除了死亡，再沒有其他的退路。如是農民的暴動，遂被逼而爆發了。如中國歷史上，黃巾之亂，黃巢之變，李張之禍，幾次大的農民暴動，飢災實做了最大的導火線。太平天國的暴動，和以前各次所發生不斷的大小農民暴動，水旱天災，亦是促發這暴動的一種原因。今將自乾隆至道光時各較大的天災之多，分列於後，我們就可想到當時所因天災而給與農民的痛苦了。下分見清史紀事本末：

乾隆二年，以旱命刑部察獄

七月永定河決。

乾隆三年，春三月以旱命刑部察獄，四月以旱求言。

秋七月江南蝗災。

冬十一月寧夏地處水湧，新渠寶豐縣被沉沒。

- 乾隆四年 三月以旱申命求言清獄。飭直隸江南捕蝗。
- 乾隆五年 五月以旱命清獄。
- 乾隆六年 六月以旱申命求言。
- 乾隆七年 十二月飭直隸挖除蝻孽。
- 乾隆九年 四月以旱命察獄。
- 乾隆十年 四月以旱命察獄。
- 乾隆二十四年 四月以旱命清獄臣工言利弊。
- 乾隆二十八年 七月松江府暴風，顆粒無收，府署白日被劫。巡撫洪之傑諱災不告，反取句容縣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上獻，璽書嘉獎，宣示中外。
- 乾隆三十年 七月東南風災，臨海居民死者數萬。
- 乾隆三十五年 五月以旱命清獄。
- 乾隆三十六年 四月以旱命清獄。
- * 閏五月命侍郎裘日修赴荊州寶坻一帶捕蝗。

乾隆三十九年 四月以旱命清獄。

八月江南老壩河口決。

乾隆四十年 以旱命禮部祈雨。

乾隆四十一年 四月湖北沔陽堤潰

乾隆四十四年 六月直隸漳河滏河沙河同將漫口。

乾隆四十五年 六月江南睢陽郭家渡堤決。七月永定河東蔡家莊山東省汶河張家油房等處河決。

乾隆四十六年 六月萬錦灘堤決。

九月江蘇沛河溢。

乾隆五十一年 七月山安靖江淮門一帶河決。

乾隆五十二年 六月東睢州下十三堡河溢。八月周家溝等處河溢。

乾隆五十三年 四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

七月荊州堤決，府縣被水衝淹。

乾隆五十五年 六月五平莊壩決二百八十餘丈。永城宿州靈壁等處田廬被淹。

乾隆五十八年 七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